DS
735
A2K86
v.26

三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一

長洲過元昄輯

輔國門

事儲貳宗室

愼交結

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

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 史記萬石君張叔傳

鄭衆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後漢書鄭興傳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宫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

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舊唐書李晟傳

李愚事梁末帝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五代史李愚傳

田重進積功至京兆尹永興軍節度知延州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遣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宋史田重進傳

劉温叟拜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銓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温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即遺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啟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宋史劉温叟傳

拜住加開府儀同三司英宗在東宮聞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愼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元史拜住傳

謹調護

夏侯嬰高祖爲漢王嬰爲太僕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立爲帝崩嬰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史記樊酈傳

田叔爲漢中守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史記田叔傳

董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仲舒

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漢書董仲舒傳

疏廣宣帝立皇太子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漢書疏廣傳

魯丕拜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王乃

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 後漢書魯恭傳

桓榮拜博士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 後漢書桓榮傳

班彪辟司徒玉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愼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敎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敎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襃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

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宮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後漢書庄彪傳

何敞拜尚書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後漢書何敞傳

公沙穆遷繒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傲佷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

縉有惡疾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敵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 後漢書公沙穆傳

趙雲爲先主主騎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坂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 蜀志趙雲傳

霍弋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蜀志霍峻傳

庾亮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晉書庾亮傳

袁憲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陳書袁憲傳

徐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

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陳書徐陵傳

元巖拜兵部尚書蜀王秀鎮益州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爲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于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隋書元巖傳

劉行本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遷黃門侍郎拜太子左

庶子領治書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衞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臣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

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未幾卒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隋書劉行本傳

崔慰祖為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南史崔慰祖傳

刑峙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北史邢峙傳

岑文本為中書侍郎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脩第宅文本以為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嘉之

舊唐書岑文本傳

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舊唐書李百藥傳

孔穎達遷太子右庶子兼國子司業加位散騎常侍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賜黃金一斤絹百匹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

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舊唐書孔穎達傳

劉洎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爲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蕘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宏於

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豈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明願聞徑術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卽序九圍清宴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甃屏機務卽寓雕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

臣所未論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論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蹔還東

宮拜謁既疏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寀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宏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敕洎令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舊唐書劉洎傳

于志寧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太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幼小周召爲師傅日聞王道習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少卿當輔之以正道無使邪僻開其心勉之無怠當稱所委官賞可不次而得也志寧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賜黃金

十斤絹三百匹兼太子詹事皇太子承乾嘗以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又令閹官多在左右驅使司馭等不許分番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承乾大怒陰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後推鞫具知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勉勞 舊唐書于志寧傳

郝處俊轉中書侍郎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爲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爲東朋周王諱爲西朋務以角勝爲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

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爲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酬樂之後難爲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令止之舊唐書郝處俊傳

王宏直爲漢王元昌友畋獵無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尅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荅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履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旣往存亾之異跡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橫蘽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

憂進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舊唐書王方慶傳

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劍玄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高宗聞而特加賞慰賜絹百匹舊唐書王及善傳

褚无量景雲初元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釋奠令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焉元宗即位遷郯王傅拜左散騎常侍侍讀開元六年皇

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无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選經明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郄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无量登座說經百寮集觀 舊唐書褚无量傳

歸登爲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舊唐書歸崇敬傳

潘好禮授邠王府長史邠王出爲滑州刺史以好禮兼邠王府司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遊觀好禮輒諫止之後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好禮聞而遮道請還王初不從好禮遂臥於馬前呼曰今正是農月王何得非時將此惡少狗馬踐暴禾稼

縱樂以損於人請先踢殺司馬然後聽王所爲也王慙懼謝之而還舊唐書潘好禮傳

賈曾元宗在東宮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曾啟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豫其間者曾用孔子幾至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餘兵强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良以婦人爲樂必務治容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効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

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爲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寮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忻戴舊唐書賈曾傳

王旦遷司空仁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宋書王旦傳

吳充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尙最少

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宋史吳充傳）

孫永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潁王出新錄韓非子畀宮僚讐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毋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宋史孫永傳）

孫覺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宋史孫覺傳）

陳俊卿孝宗爲普安郡王高宗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宋史陳俊卿傳）

移剌履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駮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金史移剌履傳

王恂世祖命輔導裕宗爲太子贊善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旣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元史王恂傳

王惲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

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宋史汪大猷傳

王介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宋史王介傳

孟浩拜參知政事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爲則也金史孟浩傳

移剌履轉尙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尙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金史移剌履傳

王恂世祖命輔導裕宗爲太子贊善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深然之元史王恂傳

王惲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

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北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喻之命諸皇孫傳觀稱其書宏益居多元史王惲傳

王結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于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卽位以仁宗爲皇太子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階太中大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

宜謹仁宗優納之元史王結傳

蕭𣂏拜太子右諭德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元史蕭𣂏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一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三十二

長洲過元昄輯

居位門

重慎

耐官職

蔣琬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丞相諸葛亮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蜀志蔣琬傳

顧雍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吳志顧雍傳

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久之爲陝州刺史致仕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新唐書孫伏伽傳

向敏中天禧初加吏部尚書爲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旣至敏中

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宋史向敏中傳

愼舉動

王連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

畱者久之蜀志王連傳

張嶷為越嶲太守加撫戎將軍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脩所害蜀志張嶷傳

崇品望

王獻之為衛將軍謝安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

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晉書王羲之傳

嵇紹爲侍中齊王冏輔政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于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晉書嵇紹傳

李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才志可觀周文深奇之昶爲昌州刺史周文世詔策文筆皆昶所作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

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北史李彪傳）

閻立本拜右相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愼毋習（新唐書閻立德傳）

程輝拜參知政事知河南府事輝喜雜學尤好論醫神童嘗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憨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金史程輝傳）

高汝礪承安元年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金史高汝礪傳

朶爾直班爲平章湖廣朶爾直班留心經術凡伊洛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嘗客於朶爾直班諫之曰明公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留神於末藝朶爾直班深服其言元史朶爾直班傳

謹禮法

楊阜轉武都太守都護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何有於廣

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魏志楊阜傳）

蔡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晉書蔡謨傳）

王琨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南史王華傳）

傅昭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

已不負闇室類皆如此南史傅昭傳

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南史阮長之傳

劉四端以衛尉少卿使宋賀生辰方宴大章女樂竟席不顧人憚其嚴遼史劉六符傳

伯顏伐宋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宋兵部尚書呂師夔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即以師夔爲江州守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聖天子明命興仁義之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元史伯顏傳

禁家屬

孟宗政權棗陽軍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宋史孟宗政傳

脫脫拜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囑者慎勿聽元史木華黎傳

于文傳平江人遷長洲縣尹長洲爲文傳鄉邑文傳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元史于文傳傳

處鄉里

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

爲內史萬石君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史記萬石張叔傳

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漢書何武傳

張湛扶風平陵人爲左馮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

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後漢書張湛傳

宗室暐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暐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暐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暐即日毀其樓舊唐書河間王孝恭傳

馬全節大名元城人從廣晉尹西守鄴都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全節爲人謙謹初從廣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五代史馬全節傳

趙逢龍拜宗正少卿兼侍講逢龍家居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

修弟子禮常謁師門庳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

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宋史趙逢龍傳

謙退

讓功

馮異拜偏將軍從破王郎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

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

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

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後漢書馮異傳

賈復遷左將軍復從征伐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

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後漢書賈復傳

王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攻吳進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攻無堅城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王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勿許詔讓濬濬上書自理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濬至京都有司奏付廷尉科罪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

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 晉書王濬傳

周訪爲揚烈將軍討華軼執軼斬之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征杜弢破之進龍驤將軍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杜曾爲寇害元帝命訪擊之遂定漢沔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進位安南將軍訪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 晉書周訪傳

周浚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別駕何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美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晉書周浚傳

蔡祐授宜州刺史祐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

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周書蔡祐傳

劉懷珍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亾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邢域之捷哉時人稱之南史劉懷珍傳

馮道根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南史馮道根傳

盧昌衡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羣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北史盧元傳

葛宮知南劍州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顧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宋史葛宮傳

范百祿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宋史范鎮傳

避名

宋璟徙廣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中廣人爲璟立

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願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新唐書宋璟傳

楊瑒遷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 新唐書楊瑒傳

薛珏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 新唐書薛珏傳

令狐楚子緒綯緒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綯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新唐書令狐楚傳

朶兒只脫脫子也除江浙行省左丞相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

耆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朶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爾父老有愛於我我於爾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足矣何用虛名爲元史朶兒只傳

戒驕

馬援拜伏波將軍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後漢書馬援傳

張瓊遷汾州刺史瓊子忻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

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忻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忻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爲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北齊書張瓊傳

顏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佷敖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竣孝武踐祚封建城縣侯後爲東揚州刺史免官削

爵土賜死南史顏延之傳

沈慶之封始興郡公進司空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引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濟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

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南史沈慶之傳

陸萬友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河陰兵馬都監萬友始業坊鍜既貴達不忘本以銀爲坊鍜器數十事示子孫宋史陸萬友傳

馬人望拜南院樞密使久之請老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人望初除執政家人賀之人望愀然曰得勿喜失勿憂抗之甚高擠之必酷其畏慎如此遼史馬人望傳

廉潔

安清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遷司隸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光武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

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後漢書宣秉傳

王良東海蘭陵人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後漢書王良傳

虞延太守富宗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擥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 後漢書虞